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dern Morals and Happiness

政治正义论_下

论政治公正性及其对
现代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英] 威廉·古德温 著_下
郑博仁 钱亚旭 王惠 译_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dern Morals and Happiness

政治正义论_下

论政治公正性及其对
现代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英] 威廉·古德温 著
郑博仁 钱亚旭 王惠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录

CATALOGUE

下 册

第五篇 论立法和行政权

第一章	绪论	323
第二章	论教育,王子的教育	327
第三章	王子的私生活	337
第四章	论善良的专制政体	345
第五章	论宫廷和大臣	351
第六章	论臣属	359
第七章	论选举产生的君主政体	369
第八章	论君主立宪政体	375
第九章	论握有王权的总统	385
第十章	论世袭爵位	391
第十一章	论贵族政体的道德影响力	397
第十二章	论头衔	403
第十三章	论贵族政体的性质	409
第十四章	民主政体的一般特征	417
第十五章	论政治欺骗	425
第十六章	论战争的理由	437
第十七章	论战争的目的	445
第十八章	论战争的行为	451
第十九章	论军事建制和军事条约	459
第二十章	论民主制度和战事处理	465

第二十一章	论政府的组成	471
第二十二章	论政治社会的未来	477
第二十三章	论国民议会	485
第二十四章	论政府的解体	491

第六篇 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民意问题

第一章	对于民意实行政治监督的一般后果	495
第二章	论宗教制度	507
第三章	论压制有悖于政权的宗教和政治观点	513
第四章	论效忠宣誓	523
第五章	论就职宣誓	531
第六章	论诽谤罪	537
第七章	论宪法	547
第八章	论国民教育	555
第九章	论养老金和薪俸	563
第十章	论由社会决定问题的方式	571

第七篇 论犯罪和惩罚

第一章	由道德原则所引起的对于惩罚学说的限制	575
第二章	惩罚的一般缺点	581
第三章	论惩罚的目的	589
第四章	论惩罚的实施	597
第五章	论作为临时手段的惩罚	607
第六章	惩罚的尺度	619
第七章	论证据	629
第八章	论法律	633
第九章	论赦免	645

第八篇 论所有权

第一章	绪论	651
-----	----------	-----

第二章	所有权的原则	659
第三章	平等制度的好处	671
第四章	从人类思想的脆弱性来反对这一制度	679
第五章	从怀疑其稳定性反对这一制度	685
第六章	从懒惰的诱惑来反对这一制度	689
第七章	从奢侈有利反对这一制度	695
第八章	由于这一制度的严格限制而反对这一制度	701
附录	论合作、同居和婚姻	704
第九章	从人口原则来反对这一制度	713
附录	论健康及延年益寿	716
第十章	一些想法	723

在本书之前的各个篇章中，我们已经对论据做了充分的说明，所以现在可以相当明确而顺利地进行实际细节的研究，换句话说，可以尝试探索如何应用普遍正义的法则，这些法则或许能最好地促进人类的逐步发展。

很明显地，关于社会交往的原则和行为的研究，是锻炼人类思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①；个人的恶习和美德都取决于这些原则构想得是正确还是错误，以及这些原则的实行方式^②；政治制度必须同永恒的正义法则保持永久的紧密联系才能对人类有益^③；并且这些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全人类^④。

政治制度的不同话题或许可以最为明确地分成以下四项：关于普遍行政的规定；关于个人智力和道德发展的规定；关于执行犯罪审判的规定；以及关于所有权支配的规定。在每一项下面，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按照我们对于已被确认的崇高而广泛的原则的拥护程度来消除弊端，而不是进一步提出更多更具体的规章，是使其简化而不是使其复杂化。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抽象地来看，政权是一种罪恶，是对于人类自由判断和个人良心的侵犯；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暂时还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灾祸，然而，我们是崇尚理性、尊重人类的，因而应该尽可能地少去承认它，并且应该谨慎地进行观察，看是否由于人类思想的逐渐觉悟，而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的那一小部分今后可能会继续减少。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下最适宜普遍行政的各项不同规定；在普遍行政这个词的含义之下，包括了通常被称做立法和行政权中一切必要的规定。“立法”这个名词，已经被证明不适用于人类社会了^⑤。人们除了宣布法律和解释法律，无法再做更多的事情；也就不会有一种权力能重要到有特权使之成为法律，在此之前，抽象的正义和永恒的正义也没有使之成为法律。但是，尽管如

① 参见第一篇。

② 参见第二篇，第二章。

③ 参见第一篇，第六、七章。

④ 参见第三篇，第七章；第二篇。

⑤ 参见第三篇，第五章。

首先，研究一下君主政体，我们先假定君主的继任是可以世袭的。既然这样，就更有利于我们研究那个打一出生起就被置于万人之上的贵人。

“国王”的抽象概念具有极其重要和超乎寻常的性质；尽管因为偶然受到了教育，这一概念从幼年时起就被我们所熟知，但或许多数读者仍能记起那个时候，它使其感到惊讶和大惑不解。十分明显地，某种政权是必要的，而且个人必须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一部分使他成为自己言行主宰的那种神圣而重要的权利，下一步就必须考虑用什么权宜之计来取代这最初的主张。这些权宜之计之一就是君主政体。每个人所关心的是：他的个性应该尽量不被侵犯；更不允许由于肆意妄为、险恶狡诈，或者愤怒、偏私和冲动而遭受侵犯；从社会每个成员的特权当中征收来的这种权力，必须有节制、审慎地加以使用。因此，毫无疑问，把这种宝贵的东西交给一个人保管，是一种绝对大胆的冒险行为。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人类的能力，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就会发现他们更适合于监督私人事务，给予别人偶然的援助，而不适合于接受正式委托去管理数百万人的事务并守候他们的幸福。如果我们还记得人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平等，那把一个人安置在跟他的同类距离如此悬殊的地位上，显然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极为粗暴的侵犯。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人通常是如何受教育的，或者他们期望受到怎样的教育，他们对担任这一高位准备得有多么充分。

人们通常认为：“一切非凡的美德必然是在逆境中养成。法国的亨利四世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在登上王位之前，都经历过重重磨难。艾尔弗雷德的出众美德曾被野蛮时代的蒙昧历史记载过，他曾在流浪和逃亡的生活中饱尝辛酸。即使弗雷德里克和亚历山大的那种瑕瑜互见的、总的看来是有才无德的品质，也并不是没有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迫害就能形成的。”

然而这种假设似乎有些偏激。认为不经历不公平就不能养成美德，并不比另一种流行的见解更为合理，这种见解认为不经历



欺诈和谎言，人类幸福就无法得到^①。这两种错误见解有着共同的根源，那就是不相信真理的万能。如果这两种错误见解的提倡者更深入地反省一下人类思想的本质，他们就会认识到一切人类的自觉行动都是出于智力的判断，那些具有最明智、最有益本质的行动，必然地都是衷心相信真理的结果。

虽然这里谈到的言过其实的有关逆境的有用性见解是不正确的，但它却如同我们其他的许多错误一样，同重要的真理有关。即使认为逆境不是必不可少，也必须承认顺境是有害的。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那种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顺境，而是指通常所理解的那种顺境：前者只包括健全的心智和能够靠着适度而有节的劳动为自己获得生活资料、美德和智慧；而后者是从人类任意规定的制度中得到的一种本领，靠着它可以使我们四体不勤、无所用心——尤其指的是王公贵族的那种顺境，即一种豪富，它剥夺了我们与同胞之间的一切平等交往，使我们成为政治犯，的确可以以虚荣和显赫使自己满足，却不能得到社交的真正利益和对真理的理解。如果真理在本质上是强大的，以至于不必靠逆境来引起我们对它的注意，可是奢侈和富有对于歪曲真理却有着致命的影响。即使真理不需要借助外力来增加它的能量，我们仍然应该对于具有永久抵制真理作用的倾向的原则和境况保持警惕。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美德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就是坚韧。许多希腊哲学家，特别是狄欧根尼，曾经企图向人类表明：我们的必需品所要求的如何极其有限，我们的真正幸福和兴旺又如何不依赖于别人的反复无常。根据记载，在能证明这一原则的无数事件中，只需一件就足以使我们体会到它的大体精神。狄欧根尼有一个名叫米娜斯的奴隶，米娜斯某次竟然出走了。这位哲学家说：“哈！米娜斯没有狄欧根尼都能够生活，难道狄欧根尼没有米娜斯就不能生活了吗？”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再重要不过的教训：一个不知道自己不应该受别人支配的人，一个不认为自己不会受到命运变迁伤害的人，是无法拥有持久而坚定的美德的。一个理

^① 参见第五篇，第十五章。

应受到同胞信任的人，必定是坚定的，因为他的思想中充满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优点；这个人也必定是快乐的，因为他知道一切意外变化都不能伤害他。即便有人坚持认为对道德的这种看法被提得太高，大家也必须承认那种经不起风浪、承受不住任何逆境、全靠虚伪做作才能生存下去的人没有资格得到我们的信任。如果一个人一旦被迫切处在人类真实而朴素的状态中，就会陷入绝望之中，觉得自己无法生存，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应值得我们轻视的了。坚韧是由独立感产生而来的一种习性。如果一个人在设想的环境变化中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想象力，那么，他必然是软弱无能的、犹豫不决的、见风使舵的。那些对声色和口腹之乐的爱好的或自吹自擂的卖弄胜过美德的人或许值得我们同情，但是只有疯子才肯把自己所珍惜的东西委托给这样的人来管理。

此外，能够把真理传达给人的思想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感官的途径。一个被关在密室里的人或许永远都不会变得聪明。如果我们想要获得知识，就必须睁开我们的双眼来仔细观察这个宇宙。在我们熟悉名词的含义和周围事物的性质之前，我们是无法理解与之有关的主张的。在我们熟悉周围事物的性质之前，我们也无法拿它们同我们已经成形的原则作比较，也无法了解应用这些原则的方式。除了在逆境中成长之外，还有获得智慧和能力的其他方式，但是没有哪条获得它们的道路不需要通过经验这个媒介。更确切地说，经验为我们智力的正常工作提供原材料；对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经验有限的人，通常会比一个经历了多少风波的人更有能力；或者不如这样承认：一个在几平方英里范围之内积累经验的人，可能比一个周游世界却不积累经验的人所获更多。

为了真实地评价经验的价值，我们必须回想一下人类思想所获得的无数进步，以及一个文明的欧洲人和一个独居的原始人类有多大区别。无论这些进步如何多种多样，任何个人要想获得它们唯有通过两种方式：要么是间接地从书本上或交谈中获得，要么就是直接地通过我们自己对人和事物的观察。通过第一种方式我们所获得的进步是无限的，但是光靠这一种还是不行的。在我们看到书本里

所讲的那些事物之前，我们就无法理解书本的内容。

了解人类思想的人，一定是亲自观察过的人；洞悉人类思想的人，一定是在千变万化的情况下观察过的人。他一定是在没有外界事物抑制人的激情或诱使他做作而不流露真情的人的情况下对人类的思想进行过观察，不加丝毫的掩饰。他一定曾经在人们失去警惕的时候，在一时激怒使他们口不择言的时候，在希望使他们兴致勃勃的时候，在失望使他们备受折磨和痛苦的时候，在他们把灵魂深处的秘密向同伴和朋友倾诉的时候观察过他们。最后，他自己必须是这场剧中的一个演员，曾把自己的激情带入到戏里面，体味过期待时的不安和成功时的狂喜，否则他对于自己所看到的事物不会有太多的认识 and 了解，就像通常人们对于水星上的玻璃人或者住在太阳上的火怪的事情的认识和了解那样少。——这就是真正的哲学家、真正的政治家、人类的朋友和恩人们所受的教育。

那么王子所受的教育是怎样的呢？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极其温和。来自天堂的风也不容许吹到他的身上。侍从和男仆伺候他穿衣解带。他的任何需要都会被人提前满足；他的任何愿望，不用他做丝毫努力，都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他的健康对于公众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绝对不允许他的身心耗费哪怕是一点点的精力。他一定不能听到申斥和责难的声音。凡事都得首先记住他是一个王子，换句话说就是，凤子龙孙不同凡人。

因为他是王位的继承人，所以他周围的人绝不能忘记他的一颦一笑有着相当大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也从不在他的面前真诚而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管是关于他还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都是这部戏里的配角。他们都戴着假面具在演戏。他们自己的命运和收入在他们心底总是排在第一位的，同时他们又渴望表现出慷慨、无私和真诚的一面。他所有反复无常的命令，他们都要一一照做。一切令他满意的事情，他们都要去揣摩分析，他们看出他是一个堕落和肮脏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爱好和能力来衡量他的；他们推荐的赏心悦目的事物，足以使他坠入更深的愚蠢和罪恶的深渊。

这种教育换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由于从来没有经历过被人反驳，年轻的王子总是傲慢专横。由于已经习惯了那些被迫做奴才或者甘心做奴才的人，所以他连自由这个词的含义都不理解。他的性情傲慢，不能容忍商讨和谏言。他一无所知，却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他还胆大妄为，并不是由于坚定勇敢，而是由于极端任性和自负。就像古代哲学家中的皮罗一样，如果他的侍从不在身旁而让他一个人待在室外，他也许会一遇到马车就被撞倒，一碰到悬崖就掉下去。他的暴虐和傲慢同他的极度胆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一遇到反抗就会惊慌失措；一遇到困难和感到困难都似乎让其不能克服。杯弓蛇影使他发抖，些微的逆境艰苦也能使他涕泗滂沱。因此有人根据观察说过，王子们的迷信程度通常都超过普通人。

最重要的是，朴素纯粹的真理对于他的耳朵来说是很陌生的。真理这个稀客也许从来不会光临，或者即使一旦做了不速之客偶然出现，也会受到冷遇，使它没有勇气再来拜访。他习惯谬误和谄媚越久，真理在他耳朵里听起来就越觉得刺耳。他习惯谬误和谄媚越久，要他改变爱好、离开亲佞的责备听起来就越觉得可怕。他绝不是对一切都盲目相信，或者是在发觉他最认同的人对他并不真诚以后，就会断定，一切人都心术不正、阴险狡诈。由于这最后一种看法，他会变得对整个人类漠不关心，对他们所受的苦难无动于衷，并且认为善良的人也不过是戴着狡猾面具的流氓。这就是注定要管理数百万人事务和守候他们幸福的那类人所受到的教育。

在这幅画面中包含着构成王子教育的那些最为明显的特征，假定进行这种教育并没有使用过有干劲和有道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教育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改进，但多数特征，除去在少数情况下，都还保持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设想使他们受到像前面所描述的那种人类的朋友和愚人们所受的那种教育。

要说明这种普遍失败的原因也没有什么难处。在这种情况下，最贤明的老师，也必然要在难以克服的不利条件下工作。



没有哪种处境会像一个王子的处境那样不真实，那样难以被有这种处境的人所理解，那样无法抵抗地驱使他走向错误的深渊。这种处境带给他的最初的观念具有镇静和催眠的性质，使他的头脑中充满这样的想法：自己秘密地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比别人优越的条件，凭借这种条件，他生来就是要发号施令的，而其他人则要俯首称臣。如果你断然地向他提出相反的意见，你只能指望得到一种不完全的、暂时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事实在不断证明你的话是靠不住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如果这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那为什么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渴望侍候他呢？促使那些人这样做的肮脏而自私的动机，要很久才能被他发觉。一个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真正需要去检验别人说法的人，是否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完全知道那些人的话里通常也还有一些值得相信的地方，这一点甚至是值得怀疑的。一个王子，远在他能够获得使他有资格享受如此声望的任何优点之前，就已经发现自己被别人大献殷勤、极尽崇拜。你能用什么理由劝说他努力去追求一种似乎完全是多余的东西呢？其他所有人都使他确信他的成就是值得赞美的，他的思想如明镜一般能洞察秋毫，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能够使他对自己现有的成就不满意呢？你将如何劝说一个发现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已经被别人事先考虑到的人，让他去从事任何辛勤的事业，或者提出任何远大的目标来作为他的抱负呢？

但是，即使你在这方面可以成功，他努力追求的结果也可以被预计到要么是有害的要么是无用的。他的理解是歪曲的；一切道德的基础，认为其他人跟自己都是同等的人的记忆，早已被他抹去。期待他会作出任何慷慨而又仁慈的事情来是不切实际的。他已经如此地不幸了，而他的境遇还不断地把他推向罪恶的深渊，在他那正直和美德的种子还没萌芽之前，就把它们全部摧毁。如果他能敏感一些，那也马上会被谄媚的毒气所伤。娱乐和纵欲用迫切的声音召唤他，不容许他有任何思考的时间。由于他扮演的角色本来就是做作的，即使他想要出名，那也只能靠矫揉造作的优雅高尚，或者野蛮的篡夺和征服来得到，而不会通过实

施平易近人而又朴实无华的仁爱方式。

关于在王子的教育中通常采用的方法和产生的影响这类观点，可以从德·让立夫人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有个大体的了解。她在这部书中讲述了她自己如何教育奥尔良公爵的孩子们。她是这样描述这些孩子在交由她管教时的性情和习惯特点的：“德·瓦卢瓦公爵（年龄最长的）的行为举止通常粗俗、缺乏文雅，言语表达低下、不高尚。他用最粗俗的名称去称呼低劣庸俗的事物，并从中找到最大的快乐；这一切都带着桑科式的怪癖，说的时候故意纵声大笑。他的空谈总是没完没了，他也从不怀疑听到这些废话的人不会感到非常满意；他还经常以能够想象的最为严肃的态度来撒谎，把它当做是开玩笑。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兄弟，对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毫不关心；他们自私、贪婪，认为所有为他们而做的事情都是应该的，以为他们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义务去考虑别人的幸福。最轻微的谴责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度的打击，他们立刻就绷起脸或者用眼泪来发泄他们因此而感到的愤怒。他们不寻常的娇气，怕风，怕冷，不能跑、不能跳，甚至不能以足够的速度行走，每次最多不能超过半小时。德·瓦卢瓦公爵对狗有着极度的恐惧感，已经怕到这种程度：只要看见一条狗，就会吓得面如土色，大声尖叫起来。”“当奥尔良公爵的孩子们交由我照管的时候，他们习惯于一到冬天就穿上贴身背心、两双长袜，并戴上手套、皮手笼等等。年龄最长的已经八岁，可是没有一两个人搀扶就从不下楼；仆人们不得不替他们做最卑贱的差事，并且只要他们有一点小感冒或任何轻微的小病，就要坐在他们身边夜夜守候。”^①

德·让立夫人是一位才智不凡的女人，虽然她自身也不免有很多错误，但却纠正了这些年轻王子们的缺点。但是，只有少数的王子有这样好的运气，能受到像德·让立夫人这样独立而坚定的人的谆谆教诲，我们应该拿她的前任而不是拿她作为衡量的一

^① 参见德·希勒里·布律拉夫人（前德·让立伯爵夫人）所著《一个家庭女教师给她学生的训导》。

这就是教养；它所产生的效果也就很容易被猜想出来了。在青年时期思想上所受到的影响，通常都会一直保持到老年阶段；我们目前所谈论的也仅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有这样的国王，如同也有这样的普通人一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特殊原因超过了一般原因，一般而言，这种例外情形与君主政体是好是坏没有多大关系。大自然并没有塑造王子智力的特殊模具，君主政体当然也不是根据神权建立的；因此，无论我们在天赋才智这个话题上采取什么体系，平凡的国王，最多也不过拥有普通人类的智力。在已经谈论过和将要谈论到的问题上，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在天才的身上，而应该考虑一下最为常见的那类人。

尽管一个人未来的性格在极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所受的教育，但是，把这种讨论再深入下去，或许也是有所帮助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青年时期的事情；但是，从更严格、更准确的意义来说，对于一个有智力的个体来讲，他所受的教育只能随着他的生命终结而结束。我们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产生一种情感的根源，而且它或者确定，或者否定我们思想中已有的观念。

那些对国王在未成年时期起作用的原因，会继续对成年以后的他们起作用。可能会使他们想起自己是人的所有事物，都被小心翼翼地设法控制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外。能够劝说他们相信自己与众不同，受不同的生存法则的支配的一切手段都通通尝试过了。“一个国王，虽然担负着种种神圣的责任，但是他履行这些职责只对上帝负责。”这至少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座右铭。更确切地说，他所受的诱惑比普通人多一百倍，他却不像普通人那样通过感官这个媒介经常接受外界有形事物给他们的思想所加的限制。他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自己可以超越那些约束普通人的限制，并且只受对他所特有的一种法则的支配。一切事物都取决于无形世界的意旨；这些意旨，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无论它们应该被授予什么样的评价，目前人类都无法理解，这是置身于尘世中的人所不能强烈感受到的，而在同感官印象和有形事物的诱惑力相抗争的时候，胜算的机会也是很小的。



“所有的君主在本质上都是暴君。”这是一句被全世界公认的格言。而且这句格言在实验中也基本上得到证实。立宪君主和专制君主，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相同之处还是要多于其不同之处。严格地讲，完全不受限制的君主或许只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现象。所有的国家对于专制政体都有某种限制，并且使用蛊惑的语言使这些限制看起来是对其独立自主的充分保证。所有的国王都享受到高度的奢华和安逸，都曾被奴态和谎言所包围，并且可以完全免除个人责任，以至于损害了人类思想自然而又健康的面貌。被安置在这样高的位置上，他们感觉自己和社会权力的顶峰之间只差一小步，他们不能不并急切地想要跨出这一步。他们在多数场合下看到自己的命令被盲目地服从，他们在阿谀奉承、奴颜婢膝的环境里受到了长期的熏染，因而对于那些限制了他们无限权力的正直敢言的人，他们就无法不产生愤怒。但我们随即可以证明，“所有的君主在本质上都是暴君”，也就是说，所有的君主，不可避免地必然是人类的公敌。

有道德的行为的主要源泉，是理想。一个只顾眼前利益的人，将永远是欲念和私心的奴隶。他没有任何法则可以抑制自己的贪欲，或者促使他去从事正义和慈善的事业。善良无邪的道理，不管多么的辞意恳切，却是一听就会忘记。因此，没有什么能比沉思冥想更有助于达到道德上的卓越之处；没有什么能比耽于逸乐对此更不利。指望君主会记得他在流亡或失意时的美德，那简直是荒谬可笑。我们常常看到，即使是失去一个奉承者或宠臣，他们也会很快地安慰自己。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他们头脑中飞速地闪现，没有一个能留下持久的印象。造成这种道德感缺失的一个条件，就是由于长期自我放任而养成的娇气和怯懦，在痛苦的想法面前，在唤醒他们努力的动机面前，在要求严肃探讨的想法面前，他们的思想无可救药地畏缩不前。

一个异乡人，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对我们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也没有一个朋友可以提供建议或帮助就参加到我们纷杂繁忙的事务中来，还有比这更为不幸的处境吗？如果这样一个人还能得到什么东西的话，那我们一定会看到一群窃贼、骗子和敲诈的

恶棍即刻将他包围起来。他们会把最难以置信的故事拿出来欺骗他，在每一件他所需要的或要拿来交易的物品上都会蒙骗他，而最后，当他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就如同他当初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一般，无依无靠，对这个国家依然是一无所知。君主就是这样的一个异乡人；但是却有一点不同，如果这个异乡人是个睿智又具有洞察力的人，他就可以逃过这群恶棍，一路向前，找到一些值得信任的人，这一切对于一个国王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是不会发生的。他被置于自己特有的一个圈子里。在他周围环绕着一种气氛，正因为此，他无法感知事物的真相。与他亲近的人结成了阴谋集团，他们最关心的事，就是不让他了解真实情况。一个不易接见每一位来客，并把自己交由别人来监管，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被同他最应该了解的人和物隔离开的人，无论他有着什么样的尊称，事实上都是一个囚犯。

无论人世间的独裁制度伪装成什么面孔，我们的天性所具有的更为强大有力的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处理数百万人的事务和照顾他们的幸福。一个君主不久就会发现，有必要把自己的职务交给臣仆们来掌管。他养成了一种习惯，靠他们的眼睛来看，靠他们的双手来办事。他感到有必要有所保留地信任他们的忠诚。如同一个被长期关在地牢里的人一样，他的各种器官的功能已经不再强大，无法经受住真理光芒的照射。他已经习惯于以其他人作为媒介来获取有关人类感情的信息，所以他不能直接担负起处理事务的重任。任何人要想他不再信任他现在的宠臣，劝谏他把已经采纳的主张和资料忽略不计而重新加以详细审查，这样都无异于要求他去完成一件再痛苦不过的任务。他会立刻把谏言者赶走，转而把这项指控告诉他的宠臣；而他早已习惯的那些宠臣们所说的话，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个新的揭露粉饰过去了。他把半信半疑、忧虑焦急和猜测怀疑通通抛到一边，依旧和往常一样寻欢作乐；或者赏心乐事自动送上门来，胡搅蛮缠使他不能不接受，不久就让他把那个使心里充满犹豫和怀疑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关于阴谋诡计和表里不一这类事经常被谈起，它们被认为破坏了商业经营，影响了学者间的交往，并且在乡村的小事上制造了

纠纷。但不管有没有适合它们出现的场所，毋庸置疑地，在宫廷里它们找到了适宜的气候。把消息传到君主耳朵里的告密者，在那个圈子里，是大家共同厌恶的对象——宠臣总把他当做陷害的对象；君主却由于性情迟钝而无动于衷，不久就会把这个人交给要求对他进行报复的对手手里。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情况，费讷龙说：“君主是人类中最不幸的、最容易误入歧途的人。”^①

但是，事实上，即使君主们掌握了比较真实的情报来源，也没有什么效果。王权不可避免地与罪恶结成同盟。道德品格越高，人也就越公正、越有操守、越真诚。但是君主们，从他们出生开始就堕落了，同时又被他们所处的环境所摧毁，所以他们与这些品质无缘。真诚，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提醒他们自己的怯懦；公正，不受表面的神圣尊严的影响，会根据真正的功绩对人作出评价；操守，任何诱惑都无法使其偏离正直无私；所有这些品质在君主的心目中是可憎的、无法忍受的。他们急忙躲避这些“不速之客”而去接近那些有着顺从性格的人，因为这些人会过分夸奖君主们所犯的过错，粉饰他们的行为，毫无顾忌地帮助他们纵情于自己的欲望之中。在人类的天性中，几乎没有一种能够抵抗住长期奉承和顺从的不屈品质。在我们中间成长起来的美德，是在平等的开阔土壤里，而不是在造作的伟大气候中培养起来的。我们需要寒风的锻炼，正如需要热力的抚育一样。有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承诺得很好，但是当他们的事业一帆风顺，没有打击使他们清醒、没有灾难使他们反省的时候，终究无法经受住长期放纵和安逸的考验。

实际上，君主政体是一种十分不人道的制度，一直以来，人们就非常怀疑它对人类幸福极为不利。在重要的问题上，真理的力量应该说是引人注意的，而非被人完全抹去；而谎言几乎从来没有这么成功过，以至于能够不在其信仰者心里引起真理的强

^① 参见费讷龙《泰雷马克奇遇记》，第十三篇。关于同君主统治不可分的罪恶，这部著作的这一篇和下一篇作了我们在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最有力的和最生动的描绘。